

易書閣

經典古籍新編

白話原文對照

閱微草堂筆記

第二十四卷灤陽續錄六

24

書名：白話閱微草堂筆記第二十四卷灤陽續錄六

原著者：清·紀昀

白話文作者：卜黃淑鈴

編審：卜歌

發行人：卜致忻

出版者：易書閣

電話：02-22448515

地址：新北市中和區中興街 180 巷 52 弄 16 號 4 樓

網址：<http://tw-book.com>

電子郵件：[twelivre@gmail.com](mailto:twelivre@gmail.com)

出版日期：2015 年 4 月 30 日

電子書定價：49 元

ISBN:9789869167345

電子書製作：易書閣

電話：02-22448515

電子郵件：[twelivre@gmail.com](mailto:twelivre@gmail.com)

電子書播放資訊：

作業系統：Mac OS , Windows

檔案格式：PDF

檔案內容：圖形, 文字

播放軟體：ez PDF Reader

使用載具：PC

# 灤陽續錄六

## 目次

- 狐仙好畫／5
- 癡物／7
- 酒會／8
- 牛馬有人心／10
- 操刀必割／11
- 太忍心／12
- 邪師外道／15
- 萬古之別／17
- 不知馬幾足／18
- 火與冰／19
- 世情之險／21
- 晴湖／24
- 畫扇／24
- 影射斂財／25
- 有事不如化無事／26
- 不肯見真形／28

無良人 29

紀家二事 31

紀汝侏六則 33

物聚 34

怪 35

雙蟒 36

巨人 36

煙戲 37

第二十四卷 灤陽續錄六

仿雕版新編 40

## 狐仙好畫

能作詩的狐，見於傳記頗多；善於畫圖的狐則不多見。

海陽李文硯亭說，順治、康熙年間，善畫丹青的周處士，名瑋，薄游楚豫，就是在河南、河北之間遊歷，周處士以畫松聞名，有個士人花重金聘請他在自家的書房畫壁畫。松根起於西壁的牆角，盤孳夭矯，橫徑北壁，而纖末松針猶掃及東壁一二尺；走進書房裡，只覺得濃陰入座，長風欲來。那個士人置酒邀請文社裡的朋友們來一同欣賞。眾人才攢立壁下指點讚嘆時，忽然一友人拊掌絕倒，眾友隨即一起哄堂大笑！

原來是松下畫了一個秘戲圖，畫有大木榻鋪著竹蓆、一男一女裸身好合；畫中人物流目送盼，媚態宛然。旁邊還畫了兩個侍婢，也是裸體而立，一個揮扇驅蠅，一個以兩手捧著婦人的枕頭，防著她被蹂躪墜地，畫中人乃士人與妻子、媵婢的畫像也。

客人們嘩然趨視！都說那眉目畫的逼真，連僮僕也能辨識其面貌，人人莫不掩口偷笑。士人恨極了，望著空中指手畫腳的罵妖狐！

忽然簷際有人大笑說：「你太傷雅了！以前聽說周瑋畫松最佳，都不曾看過。昨晚終於看見妙跡了，於是我坐臥在松畫下賞畫，以致於沒能避開你，可是我也不曾對你拋磚擲瓦啊。你這樣毒罵，我心實在不平，所以開個小玩

笑。你還不自反省？乖戾如初，我離開前且繪這個畫像在你家的白板扉，博人一笑而已，你也應該笑一笑啊。」

原來是士人昨天先在書房裡設了供客的器具，晚上與奴才們秉燭到書房看看。突然有一隻黑物衝門而去，士人知道那是狐魅，曾經厲聲詆罵。

當下眾都來寬慰主人了，也請那隻狐來入座，設了一席在上座。可是都沒人看見狐的形貌，只是語音琅然。行酒到了席前，杯子裡的酒馬上就喝乾了，只是狐不吃食肴饌。

狐說：「我已經四百年不吃葷了。」

酒席將散之前，狐對士人說：「你太聰明，所以往往以氣凌物，這不是養德之道啊，也不是全身之道也。今日之事，幸好是遇到我，倘若遇到另一個和你一樣負氣的，則難以善了了啊。唯有以學問變化氣質，願你留意啊。」鄭重叮嚀再三而別。回頭看那牆壁上所畫的秘戲圖，已經無影無蹤，好像洗淨了。

次日，書房的東壁，忽然有設色的桃花數枝，襯著青苔碧草，花也不甚密，有的已開，有半開，也有已落者、有未落者，還有落未至地，隨風飛舞的桃花瓣，八九片反側橫斜，勢如飄動，尤非筆墨所能到。

上題二句曰：「芳草無行徑，空山正落花。」（此二句，是初唐楊師道

的詩句。也不署姓名。主人知道那是狐來答謝昨夜的酒。

後來周處士也看見了那幅彩色桃花枝，嘆息著說：「都無筆墨之痕，讓我覺得我的畫還要努力出稜，是有心作態啊。」

### 癡物

景城北岡有座元帝廟，明朝末年所建。年歲久了，壁上有徵跡隱隱，形成峰巒起伏的圖畫形貌，望似遠山籠霧，我幼年時還來得及見過。

廟祝棋道士不喜歡壁畫晦昧，叫來畫工以墨色鉤勒，竟然像削圓了的方竹一樣，多此一舉，致使古樸的情致全都沒了。

如今那座廟已經頽圮，都沒了，棋道士也不知他的姓，因為他癖好下象棋，所以才得了這個名號。又或許是齊姓的同音之誤吧。他的棋藝至劣而最好勝了，終日丁丁然的與人下象棋都不停止。與他對局的人或疲倦求去，他甚至會長跪哀求客人繼續下棋。

曾經有人與他指對棋局，吃了他一枚棋子，他就恨之入骨，還向神明拜奏綠章，詛咒他速死。又有一少年偶然失誤了一著，道士倖勝了，少年想要悔棋改著，他喧爭不許對方悔棋。那個少年粗暴，起身想要打架，棋道士唯有笑著退避，他說：「那怕你打斷了我的手腳，也終不能說今日是我輸啊。」

他也可說是個癡物啊。

## 酒會

酒有別腸，那是真的。八九十年來，我所聽聞善飲酒的人，顧俠君前輩可稱為第一，繆文子前輩次之；至於我所親見的啊，先師孫端人先生，也應該入當時的酒社排行榜啊。

孫端人自言：「我與顧俠君、繆文子兩位的中間啊，還可以排入十多人。」

陳句山前輩的酒量還能與孫端人相敵，然而他卻不以善飲酒成名。最近是路晉清前輩稱第一，吳雲巖前輩也是駸駸爭勝，不相上下呢。

路晉清說：「吳雲巖酒後更加溫和克己，那就是不勝酒力，作意矜持啊。」驗之，還真是這樣呢。

同年的朱竹君學士、周稚圭觀察，都是以善於飲酒自雄。

吳雲巖說：「這兩位只是豪舉而已，每次飲酒動輒划酒拳，拇陣喧嘩，酒都潑了大半了，如果叫他們靜靜的飲酒，就不行了。」驗之，也真是這樣。

後輩中善飲酒的，則以葛臨溪為第一，不給他酒，他也從來不自呼一杯；給他酒，雖盆盞大杯也無難色，只見他長鯨一吸，涓滴不剩。他曾經在我家

飲酒，與諸桐嶼、吳惠叔等五六個人比賽，喝到夜漏將闌，眾人都酩酊大醉，還有人失足顛仆搖搖晃晃的。葛臨溪還能一一指揮僮僕，扶掖這些醉酒的人登榻睡去，然後他從容的上轎離開，神志湛然，清醒的好像沒有喝過酒的人。他的僕人說：「我相隨七八年了，從未見過主人獨自喝酒，也未曾見過他喝醉。」

只有飲不擇酒的人不能品嘗酒味，也不太能分辨酒的美惡，所以才會讓同年以登徒好色開玩笑了，然而這種人也是罕有。只可惜來不及看見顧俠君、繆文子二位前輩一決勝負啊。

孫端人先生批評我不能飲酒，他說：「蘇東坡的長處學之可也，何必連他不擅喝酒的短處，也刻畫求似，學得一模一樣呢？」

一直到我去臨溪主持考試，寫信報知孫端人先生。先生回覆書札說：「我之後有你，再傳有人了，我聽聞這事都要起舞了，只可惜你是蜂採蜜，還是不能飲酒啊。」

前輩風流，可以說是佳話，如今我老矣，早就不參與少年人的文酒之會，這後來居上的，又不知是誰了啊？

## 牛馬有人心

高官農他家畜養一隻牛，兒子幼年時，白日與牛隻嬉戲，攀牛角捋牛尾都不動。牛有時候嗅嗅幼兒的頭頂，舐兒掌，幼兒也不懼怕。兒子稍長大以後叫他去牧牛，兒子出去牛隨即跟著出去，兒子歸來，牛也跟著回來，兒行即行，兒止即止，兒子靠著這隻牛睡了很多年。

有一日兒子又帶著牛去放牧，牛忽然狂奔到家！牛的頭頸都浴血，嗥吼用角觸門。作父親的跑出去看，牛隨即掉頭回舊路跑去，父親心知必有變，盡力追趕著牛跑。

一直跑到了野外，則兒子已經頭顱破裂死了！又有另一人橫臥在道路旁，腹肚裂開、腸子流了滿地，一隻棗棍棄於地。仔細看，是三果莊的盜牛者（三果莊，回民所聚，滄州盜藪也）。做父親的才知道，兒子是被這個盜賊打死了，而這個盜賊又被牛角觸死了，這是牛也有人心啊。

又西商李盛庭買了一匹馬，極其馴良，那匹馬只有一個壞習慣，在路上若是遇到白馬，必定要停下來注視，那怕遭了鞭策，馬也不肯前行，或是遠遠望見了白馬，牠也必定要奔馳追到，騎在馬上的人銜勒，也不能叫牠停止。後來與原主說起這匹馬的壞習慣，原主人說：「這匹馬本是白馬所生，所以牠時時在尋覓牠的母親。」這匹馬也是有人心的心啊。

## 操刀必割

我八歲的時候，聽聞保母丁嬾嬾說了一個故事，她說某家有隻母牛，跛腳了不能耕田，被賣到隔壁鄰居家的屠肆。母牛生的犢子才剛剛斷奶，看著屠夫宰割了牠的母親，牟牟嗚叫，哭了好幾日。

後來小牛犢一看見屠者隨即奔避，如果奔避不及，則伏地戰慄，很像在乞命一樣。屠者有時候也會故意追著小牛犢跑，拿小牛犢的恐懼開玩笑，都不以為意。

小牛犢漸漸長大，長的很壯健，這時牠還是一樣畏懼屠者如初。直到牛角長成既堅且利的時候，牛才等著屠者側臥在凳上時，一觸而貫穿屠者的心，然後很快的跑走了！

屠者的妻子大聲號哭，叫人捕捉殺人的牛。眾人都憐憫牠是為母親復仇，故意慢慢地追找，牛跑了，竟然找不到，都不知牠跑去那裡了。

當時丁嬾嬾的親串中有殺人者，遇赦獲免，仍然與自己的兒子同里同門居住著。丁媽媽總是私下說這個故事，給家裡的子弟們知道，還總是憂心有危險，就是要告誡家人，仇不可狎，無論如何，都不能使氣惹禍。

我則是取牛犢子有復仇之心，知道自己的能力還不能勝任，所以藏匿其鋒，隱忍著，以求一次就成功。這就不止是孝了，也是有智了。

黃帝《巾机銘》曰（机是本字，歷代校者有人以為破體俗字，改為機字，反而錯了。）：「日中必慧（《漢書·賈宜傳》引此句，作慧；《六韜》引此句，作慧，音義並同。），操刀必割。」就是說機之不可失啊！《越絕書》子貢謂越王曰：「夫有謀人之心，使人知之者，危也。」這是說明機之不可泄露啊。孫子曰：「善用兵者，閉門如處女，出門如脫兔。」這句話來形容牛犢報仇真是恰當啊。

## 太忍心

姜慎思說了一個故事，乾隆二十四年，歲次己卯的夏天，有一個江南來的舉子，以京師旅館都很狹窄不方便為由，租了西直門外一戶大家子的墻院讀書。偶然晚涼在樹下散步，遇到一名女子，年紀約十五六歲，長的頗白皙。舉子就挑逗女子說話，女子也不嗔不答，轉過牆角自己去了。

舉子半夜睡醒，聽見門上了鳥，也就是門栓微微有聲，他疑為盜賊，呼叫僮僕也不應、也沒人來，他自己起身隔著門縫向外窺視，乃是白天間所見的女子。

舉人知道她是來相就的，急急開了門，擁著女孩入房。

女子自己說：「我是守墳人的女兒，家酷貧，父母也都是拙鈍的老實人，

我總是怕被嫁給農家為婦。剛才……蒙你顧盼，意不自持，所以從牆缺處過來你這裡。你是富貴人，想必已經有妻子了，儻若能你籌措百金給我父母，則我成為你的妾媵無悔。我的父母嗜利愛錢，想必也會答應。」

舉子答應了，遂與女子相纏綿，女子到了雞鳴才離開，從此以後，她都是夜半來找舉人同睡，女子妖媚冶蕩，百態橫生。舉子以為巫山洛水的神女也不能相比。

一夜，女子稍稍遲到，舉子自己在月下散步等候。這時，那女子忽然從樹梢處飛下。舉子頓悟，說：「你難道是狐耶？」

女子也不自諱，笑著回答說：「一開始也怕你駭怖，所以托虛詞編個故事說。現在情意已深，我也不妨明告了。你將來宦游四方，如果有一個隱形隨侍的侍妾，又不煩車馬，也不選擇居停，不需要你的衣食，白天還可以攜於懷袖中，夜晚就來薦枕席一起睡，不是比千金買笑還要方便耶？」舉子想一想，這樣也很好啊！

從那日以後，女子就潛住在舉子的書室，也不必等到夜裡才來。然而每天點燈之時，她就外出，一直到半夜才回來；回來的時候，髮亂釵橫，好像玩瘋了一樣。

舉子懷疑她卻沒有證據，既而那個狐女與舉人的變童淫媾；旋即又被二

個僕人所窺看了，那個女子也與那兩個僕人一起淫亂，庖人廚子知道有這種好事！也來接力和狐女狎昵了。

一日，狐女大白天與變童共寢，舉子潛行進入房內，將狐女扼殺了！女子一死，遂現出狐形，被埋葬在牆外。半個月後，有個老翁來對舉子說：

「我女兒托身成為你的妾，你為什麼殺了她？」

舉子憤然說：「你也知道你的女兒是我的妾！這就好說了。兩個男人共用一個女人，爭執起來打鬥，那是妒姦，於律法也要判刑抵償。你的女兒既然成為我的妾，我明知她不是人，可我也沒有改盟約，那我們就有夫婦的名分了。而她還與他人通姦！又和我的僕人通姦，我是本夫，照例要捉姦。殺了她，又有何罪耶？」

老翁說：「然則，你怎麼不殺你的僕人？」

舉子說：「你的女兒死後現出狐狸原形，僕人都是人喔！我如果殺了四個人，然後拿一隻死狐成為罪案，假使你是刑官，要拿什麼法律來定讞？」

老翁俯身低頭想了很久，以手拊著膝說：「是妳自找的啊！我實在沒料到妳會這樣。」起身振衣自去了。

那個舉子隨即移居，住到準提庵與姜慎思鄰房。他的變童與狐女最要好了，恨極了主人之太忍心，將這些醜事都說給姜慎思聽，所以他知道內情很

詳細。

## 邪師外道

吉木薩（烏魯木齊所屬也。）的屯兵張鳴鳳調守卡倫（軍營瞭望之名。），那處瞭望營地附近有一座菜園子。種菜的灌園叟年紀六十多歲了，每遇到風雨的時候，灌園叟就去卡倫借宿。

有一天晚上，張鳴鳳把灌園叟灌醉姦淫了！灌園叟醒來大為悲憤，就將這件事向營弁控訴了，也驗傷真實。於是申訴到長官那裡去了，張鳴鳳被判罰免除口糧。當時張鳴鳳年紀才二十歲，眾人都認為沒有這個理，有人甚至懷疑，這也許是灌園叟淫污了張鳴鳳，所以這是報復，然而長官反覆審問兩造，都不承認，都說這真是怪事了。

有官奴玉保說：「這種事早就有了，不為以為怪啊。以前我去南山牧馬，馬群被射雉的獵人槍聲嚇跑了。我懼怕遭到責罰，只能入深山去追覓那些馬匹。在山裡倉皇失道，愈轉愈迷，經過一天一夜也不得出山。後來我遙見山林內的屋角，急急跑去；可是我又怕那裡是盜匪的巢穴，怕被殺害，就先伏在草間偷看情狀。過了很久，見到有二個老翁攜手笑語出來，兩人坐在盤石上擁抱偎倚，那樣子實在是褻狎，隨即左手那一個老翁牽起另一個老翁，使

他伏在石畔恣意淫媾。

我一窺見他們陰私！懼怕他們殺我滅口，惴惴害怕的蜷縮著身體都不敢動。還是被他們看見我了！可是那兩個老翁了無愧怍，一起叫我出來，還詢問我為什麼來這裡？還拿了二枚餅給我吃，指著歸路說：

『從某處見到某樹轉到某處，見深澗，沿著河走行，一日就可以到家。』又指最高一峰，說：『這是正南，迷路了就可以望此山，你就知道方向了。』

又說：『空山無草，你的馬已經餓了，自行回去了，還有山裡的熊與狼很多，你別再來了。』直到我歸家，那些馬果然先返回了。現在張鳴鳳愛上六十歲老叟，那不是和山裡那兩個老翁類似嗎？」

據官奴玉保所說的故事，這天下還真有理外之事啊！

只是這兩個老翁不知何許人？遁跡深山，好像也是修道之士，可是修道人怎麼可能這樣做呢？因《樹屋書影》記載仙人馬繡頭的故事，將這種人歸類到頑童一類去，說這其中有真陰可採！

難道是「容成術」這種修練法不但要御女，也要兼著御男嗎？然而採老翁有什麼好處呢？即使修煉之術果然有這種法，也是邪師外道而已，上真仙家肯定沒有這種怪亂之法啊。

## 萬古之別

助教張潛亭說，以前與一友人一同北上，夜裡住宿在旅舍，耳邊聽聞絳有聲，有時在窗外，或是在睡房的外間。起初以為是蟲鼠擾動，也不太驚訝，後來竟然微微聽聞嘆息聲！這才害怕了，起身偵查也沒看見什麼？

一直到了紅花埠以後，偶然忘了收拾筆硯，半夜時候聽聞有擱筆聲。第二日一早，几上有字跡，陰黯慘淡，似有似無。仔細辨讀，乃是一首詩，其詞曰：

「上巳好鶯花，寒食多風雨。十年汝憶吾，千里吾隨汝。相見不得親，悄立自淒楚。野水青茫茫，此別終萬古。」

很像似女人的香魂來寫的怨抑之語，顯然是衝著他兩人寫的。然而張潛亭自憶，自己也沒有認識這種人，友人自憶，也不曾認識過此人，都不知道這詩句為什麼這樣寫？

程魚門說：「你肯誦這首詩，肯定沒這種事，恐怕是貴友隱諱不肯承認吧？」眾人都以為然。

## 不知馬幾足

同年胡牧亭侍御，人品孤高，學問文章也都具有根柢。然而性情疏闊，絲毫不解家人生產的民生之事，是古人所謂的「不知馬幾足」的人，他還真的是一個不懂人情世故和日常所需來處的人啊，胡牧亭被手下的奴才們玩弄如嬰孩。

胡牧亭他曾留我和曹慕堂、朱竹君、錢辛楣等人吃飯，餐桌上肉三盤，蔬菜三盤，酒也只能倒幾次而已，聽說就這一頓飯，就花了三四金，其他事就可知了啊。

同年偶然說起他，都相對嘆息，朱竹君尤其憤慨，於是將胡牧亭家刁奴的奸計都揭發了！逼迫一些刁奴離開他家，然而這些奴才們結習已深，還密相授受，不出幾個月，仍然繼續欺侮胡牧亭。

那些奴才們的同類，遍布在士大夫家，大肆說朱竹君的壞話，朱竹君反而得了壞名聲，於是人人都坐視不理了。朱竹君只能以「小人有黨，君子無黨」來自我解嘲了。

後來胡牧亭終究還是貧困鬱鬱而死，死後一日，有個舊僕人回來弔唁他，大哭盡哀，還拿出三十金放置几上，跪在靈前祝說：

「主人不迎妻室家眷來，唯有孤單一身寄居在會館，月俸本來也足以溫

飽，只是都被我們這些奴輩們剝削，以致於薪米不給，窮餓困頓。

那時候因為京師做長隨的奴才們連衡成局，都串連一氣，就算有忠於主人的僕人，也都會被排擠，使忠僕無食宿之地，所以我也不敢和他們不一樣。沒想到主人竟然這樣死了！

我中心愧悔啊、我夜不能眠，今天，我將自己所有的積蓄獻出，幫著舊主人買棺材斂葬，希望能多少贖一些會下地獄的罪責啊。」祝說完畢，起身自去了。

滿堂賓客和帶來的僕人都相顧失色！

陳裕齋因著這事，舉出一事說：「有個輕薄子，見了少婦獨自一人在新墳下哭，於是就走上前去挑逗她。少婦正色的說：『實不相欺，我是隻狐女。墓中人耽戀我的美色，以至於病瘵而亡。我感念他多情，但是悔愧他是因為我的關係才殞命的，我已經自誓於神前，此生決不再有另一個男人了。你別妄想，徒然取禍。』那個僕人就很像這個狐女啊？」

然而我說，我還是欣賞那個僕人，說完了就掉頭而去的行為。

## 火與冰

田侯松巖說了一個故事，他幼時住在易州的神石莊（當地人說，本名是

神子莊，因為曾經出了一個神童的緣故。後來有三枚巨石隕落在莊北，如春秋宋國有大星殞落之事，所以改成了現在的地名，那是在易州西南二十餘里處。），偶然與僮僕輩們在馬廄中嬉戲，見到煮豆的鍋子，有凸起的鐵泡十數個，形狀是長方形，狹而長。僮輩拿石頭打破其中一個鐵泡，其中有隻蟲，長半寸有餘，形狀如同柳蠹蟲，顏色微紅，只有四條短足與頭部是黑色，蟲子油然有光。取出來，還蠕蠕能動！因而一一敲破來看，則一泡一蟲，形狀都一樣。

又說，頭等待衛常君青（這是另一位常君，與常大宗伯同名。），乾隆十八年，歲次癸酉的時候戍守西域，卓帳南山之下（塞外山脈自西南趨東北，西域三十六國，夾之以居，在山南者呼曰「北山」，在山北者呼曰「南山」，其實一山也。）。山腰處有飛瀑二丈多高，那裡的泉水味甘。正好冬月冰結，可以到河裡取泉水了，可是那水勢極猛，水性又冷，喝了會生病。

不得已，仍要去鑿瀑泉的冰。水竅才鑿通，隨即有無數的冰丸子隨水而湧出，形狀都像橄欖。打破那些冰丸，其中有白蟲如蠶，蟲子的口與足都是深紅色，這就是所謂的冰蠶嗎歟？與鐵泡中的蟲子鍛而不死一樣，都是可謂是異聞啊。

然而這天地之氣，一動一靜，互為其根。極陽之內必定伏陰，極陰之內

必定伏陽。以八卦來對待，這「坎」卦☵以二陰包一陽，「離」卦☲以二陽包一陰。六十四卦之流行，陽極在乾，隨即一陰生，下而為「姤」卦☴；陰極於坤，隨即一陽生，下而為「復」卦☱。其靜是這樣的內斂，內斂則鬱；一動就解鬱，那是蒸蒸日上一般的微微動，蒸久了就化了。至於化，化則生，生生不息啊！所以說沖和之氣，其生有常；那偏勝之氣，其生於不測之處。沖和之氣，無地不生；偏勝之氣，有生或有不生吧？所以沸鼎炎熇，燒得厲害和寒泉涸結、冰的嚴酷之處，其中也都可以生出蟲子來。

崔豹的《古今注》記載，火鼠生於炎洲火中，用火鼠毛織成布，入火不會燃燒。現在洋船進口的多了，先兄晴湖就蓄有幾尺這種不怕火的布，我曾經試過。

又《神異經》記載，冰鼠生於北海冰中，鑿冰穴而居，齧冰而食，時間久了也能長成大象一樣大，打冰破穴就會立即死了！歐羅巴人曾經見過。謝梅莊前輩戍烏里雅蘇臺之時，也曾親眼見過。這些獸都生於火與冰啊！這事也好像異事，實際上還都是常理呢。

## 世情之險

數都有前定，所以鬼神可以預先知道。然有其事尚未發萌的，其人也尚

未舉念，又不是吉凶禍福之所關的、或是因果報應之所繫，只是些遊戲瑣屑之事，甚至於微不足道，絕對不是冥籍所能預先備註的，而這類的事也往往能預知。

乾隆二十五年，歲次庚寅，有個翰林偶遇乩仙，他就問乩仙自己的宦途前程。乩判寫了一首詩，曰：「春風一笑手扶筇，桃李花開潑眼濃。好是尋香雙蛺蝶，粉牆纔過巧相逢。」翰林看了也茫茫然，都不明白這是指些什麼事呢。

隨即那位翰林御試，以編修改為知縣。眾人都說次一句「桃李花開潑眼濃」是一句隱語，是指河陽一縣花事，可以說有驗了，然而其餘的句子終究不能明白。

同年們都前往慰問那個翰林，司閻的看門人扶著手杖、蹙著腳出來應門。原來京官的僕隸們看著外省的官吏如天上人，司閻的看門僕人得知主人外放知縣的消息，那時他正好站在階上，頓時歡喜而躍說：「我今日登仙了啊！」沒想到一失足，竟然跌傷腳，所以扶拐杖而行也。

數日後，微聞那個翰林在一天之中，遣放了了二個僕人，卻不知那兩個僕人犯了什麼錯？旋即就有人泄露出來，泄露的人說啊：「那二個僕人都想成為看門的司閻，但是兩人都不如先前那個跛腳的司閻。於是那兩個僕人

啊，各自將自己的老婆打扮起來，等到主人休息後，想要對主人誘而蠱之。

那一夜，一個婦人私下準備餅餌，另一個婦人拿了煎茶，都在暗中摸索到了書齋廊下，兩人猝然相觸！所準備的食物都倒了，兩個女人愧不自容，轉而怒目相罵。主人不想要深究，所以善遣出去。」於是，乩仙的詩，首句和第三、四句都應驗了。

這乩仙可謂是靈鬼啊！然而怎麼能前知此等小事呢？那始終是無理可推啊。（馬夫人僱用了一個鍼線人，曾經在那翰林家工作過，說那二個僕人謀奪司當閻的工作，是真有那件事，起初並沒有自獻其婦的意思，乃是私下問了另一個狡黠的僕人，黠僕為他兩計畫這一策，還都與之相約：「主人在某日有空，你可以乘隙以進。」然而卻使那兩個僕人互相知道是同一日，所以才會導致兩個都敗事。

一個僕被逐出以後，那個黠僕又討好跛腳的司閻，邀他同去妓女戶嫖妓，跛腳司閻的知道這其中有伏機，叫他先去妓女戶等著，然後陰告主人前去捕拿，所以那個狡黠的僕人也敗事了，哀啊！一個州縣小官的司閻而以，竟然能讓這四個人互相傾軋，以至於輾轉多方牽動不已。這黃雀螳螂之喻啊，實在是真的有明驗啊。這些附記，是想要說清楚人世間的事情人心之險啊。）

## 晴湖

我做兵部尚書之時，去良鄉那裡送征湖北兵，小憩長新店旅舍。見到牆壁上有《歸雁詩》二首，其一曰：「料峭西風雁字斜，深秋又送汝還家。可憐飛到無多日，二月仍來看杏花。」

其二曰：「水閣雲深伴侶稀，蕭條只與燕同歸。惟嫌來歲烏衣巷，卻向雕樑各自飛。」

末題「晴湖」二字，那是先兄的字。然而語意筆跡，都不像是先兄寫的，應當是別一人。

有人說：「有個鄭君，名鴻撰，字也是晴湖。」

## 畫扇

偶見田侯松巖的畫扇，筆墨秀潤，非常像似明代文徵明的畫筆。說是他的親戚德芝麓所作的。上有一詩曰：「野水平沙落日遙，半山紅樹影蕭條。酒樓人倚孤樽坐，看我騎驢過板橋。」風味蕭索，有塵外情致。還有德先生的題詞，說明這詩是卓悟庵作，畫即是畫此詩意。所以一起錄寫此詩，大概是畫者喜愛這些詩語。

田侯松巖說，悟庵，名卓禮圖，卻不能詳細說出他的生平。大抵是長期擔任基層的小吏僚屬，這首詩有遙情高韻，而名氏都不顯著。我也在這裡錄而存之，這也似畫家郭恕先畫的半山圖而已。

### 影射斂財

古人蓋祠堂廟宇，是為了方便祭祀，使後代的人挹想前代人的風骨規範，生起效法之心，這就是維護風氣，獎勵俗規之教啊。

其間也有精靈常在的，還有能說話、有動靜，傳達給人知情的也有，這其中甚至有依托假借，憑著祠廟以獵取血食的，也都有聽聞。

相傳有個士人宿在陳留的一個村中，因溽暑難耐，到野外散步去。黃昏後，冥色蒼茫，忽然遇到一個人來相揖行禮。就一起坐老樹之下，士人問他的鄉里名姓？

那個人說：「你別害怕，我即是蔡中郎蔡邕。祠堂墳墓雖然還在，可是享祀多缺了；又我生前是士人之流，死了也不想求食於俗輩們。因為與你是同氣同類，所以才敢出來找你，明日請賜一個野祭，可以嗎？」

士人也是雅量之人，聽了也不恐怖，既然是蔡邕來了，他就問起漢末的事。那人也依著士人的問題酬答，但是多是羅貫中寫的《三國演義》中的話

語，士人已經私下起疑了！一直到問起蔡邕的生平始末，則他自己所講述的事跡，竟然與高則誠寫的《琵琶記》一樣，其中的曲折離奇，一一皆同！

因此士人笑著說：「我是資斧匱乏，沒錢了，所以也沒辦法給你野祭了，你最好去別求有能力的人。唯有一語叮囑你，自今以後，最好求讀《後漢書》、《三國志》、還有《中郎文集》稍稍一看一看，對於你的求食之道，就會更接近一些。」

那個人面紅耳赤，一躍而起現出鬼形去了。那隻鬼啊，用的是影射斂財之術，這種騙術，連鬼也能做了啊。

### 有事不如化無事

梁豁堂說了一個故事，有客游粵東的人，妻子死了，將棺柩寄放在山寺。夜裡夢見妻子回來說：「寺裡有厲鬼，伽藍神也不能制。凡是寄棺柩在僧寮的，男魂都被厲鬼所役，女子一定都被那隻厲鬼所污。我雖然力拒，也不能免，你能去那位神處訟告呢？」

那個人醒來憶起也不太明白，於是燒幾炷香祝禱說：「我做這種夢，是我春睡迷離耶？還是意有所想所造出來的耶？假使妳真有靈？果然有靈？就當連續三晚來告訴我啊。」

如此，他還真的連續二晚都得一樣的夢。於是他寫了牒文到城隍處投訴。好幾天都沒動靜。一夕，妻子又來入夢，說：「訴訟如果告贏了，則伽藍神是失了糾舉，山神社公都有失約束，於陰律都要獲得重重的譴責。所以城隍神躊躇不能理這事。」

夫君何不再寫張牒文，宣稱將會到江西，直接向正乙真人告發，則城隍神必定要有處置了。」那個人一如妻子所言，還真的具寫牒文，再拿去城隍廟燒了。

數日以後，又夢見妻子來，說：「昨天城隍召了我，諭說：『此厲鬼原來居住在室中，是妳侵犯了他，不是他攝妳去。』」

這男女共居一室，其中的僕隸往來，也是形跡嫌疑，也許真的也有些不方便。妳的訴訟也不是無因。現在為了妳，已經重重的鞭打了僕隸，這已經足以謝妳了，妳又何必堅持告他姦污，自己博了一個不貞之名呢？

從來有事的沒有不化無事，大事不如化為小事，妳速令妳的丈夫移走棺柩離去，則此案就可以了結了。』我一想再三，凡事可以了結了吧，何必一定要與神道爭，反而激出意外之患呢？夫君隨即移我的棺材離開就好了。」

問：「城隍既然不肯理會，為何一去訴於天師，他隨即作出這種調停

呢？」

說：「天師雖然不治幽冥，然而一遇到控訴的，也是可以奏章於上帝，諸神也不能禁阻。城隍也是怕激出意外患，所以委曲消弭，使兩造都可以放棄而已。」說完，鄭重而去。

其夫移走妻子的棺柩於他處以後，遂不再夢見妻子來了。這隻厲鬼能這樣自救，也沒有多所要求，這也可以說是隻解事的鬼。

然而城隍既為明神，所管理的又是什著事呢？不如說他是個真個聰明而不正直的城隍了！況且他養癰不治，終有釀為大獄之時。再說這個城隍的所謂的聰明啊，就像是方苞提出「通蔽」之說一樣。

### 不肯見真形

田白巖說：「濟南朱子青與一隻狐當了朋友，只是聞聲而不見形。牠也時常來參與文酒之會，席間，那狐也是詞辯縱橫，一班子文人都說不過牠，不能教他屈服。」

一日聚會，有人請狐友現形，狐說：『想見我的真形耶？真形怎麼能讓你們看見；想要見我幻形耶？既然是形既幻，與不見相同，又何必要見呢？』眾人堅持一再要求！

狐說：『你們的意想中，覺得我該是什麼形貌呢？』

一人說：『應該是龐眉皓首的白髮老人。』應聲隨即現出一個老人形貌。

又一人說：『當是仙風道骨。』應聲即現出一道士形。

又一人說：『應該是星冠羽衣。』應聲隨即變成了一個仙官形狀。

又一人說：『當貌如童顏。』又應聲呈現一個嬰兒的樣子。

又一人戲說：『《莊子》說的姑射神人，綽約若處子，你也應當是這樣才好。』狐友即應聲變成了一個美人形。

又一人說：『你能應聲而變，這都是幻術，我還是想要一睹真形。』

狐說：『天下之大，還有誰肯現出真形給人看？怎麼獨獨要我現示真形呢？』狐友大笑而去。」

朱子青說：「我這位狐友，自稱有七百歲了，真是閱歷深啊！」

## 無良人

舅舊實齋安公說：「講學家照例都會說，人世間無鬼。鬼我是沒見過，可是鬼語則我是親耳聽過。雍正十年，歲次壬子的鄉試，我考試完畢後，返家的途中住宿在白溝河。屋子不大只有三楹，我住西間，先來的一個南方來的士人住在東間。我兩人互相問訊，就買了酒來一起夜談。」

南士宣稱：『我與一個友人，是總角之交，自幼就認識了，他家酷貧，我也時常周濟些錢粟給他。後來他公車北上應考，正好我在某巨公之家做司理筆墨的筆帖式，我同情他飄泊命苦，就邀他來一起同居，我那個朋友也漸漸為主人所賞識。他竟然說出我的家事，還潛造蜚語，擠兌我離開，而自己就佔據了我的位置。我今後要去托鉢山東討口飯吃，你說說，這天下豈有這種無良的人耶？』

實齋安才和對方一起相互哀嘆人情險惡之時，忽然！窗外嗚嗚嗚的有哭泣聲，哭了很久才說：『你還敢指責人無良耶？你在本家早就有妻子了，是看見我在門前買花粉，來對我詭言說你未娶妻，你誑騙我的父母招你入贅我家，你還有沒有良心啊？』

我的父母患了疫病，先後死了，我別無親屬，你就敢佔我家家宅，吞收我家家產，我父母的棺衾祭葬都草草了事，與死了一個奴婢一樣，你有良無良耶？

你妻子隨著糧艘找來你，一入門就與你相詬罵，隨即就要逐我出門，既而知道那原是我家，你的衣食又都是我提供的，這才暫時容留，你還巧說百端，降我為妾，我只求寧靜，都忍淚委曲聽你的，你還有良嗎？

是你占據我的宅子，也是我家供給给你的一切，你的妻又虐待我、羞辱我，

呼叫我的小名，動輒要我伏地受杖挨打，你不替，反而代她揪我的項背，按我手足，叱責我挨打不能轉側，你有良耶？

一年後，我的財產衣飾都被你們夫妻剝削殆盡了，你將我賣給西商，人來相我時，我不肯出來，你又痛打我，以致於我途窮自盡，你有無良耶？

我死後，你連一副最便宜的柳棺也不給，也不燒一張紙錢，還脫了我身上的破衣，僅存一條褲子，蘆席裹裹，就把屍體埋到亂葬崗去，你這樣無良！我已經告到神明那裡去了，今天就是來取你！你還在責備別人無良耶！」

那鬼聲嗚咽哀厲，僮僕們都聽到了！南士驚怖瑟縮，寒毛乍起，都不能說話，遽然哀嗷一聲，仆倒在地。我怕被牽涉，天沒亮就離開走了，不知他後來如何了，想必沒有活命的理了。」

這因果分明，一條一條的了然有據，只是不知道那些講學家聽見了，又是要說什麼遁詞來解釋了呢？

## 紀家二事

張浮槎《秋坪新語》記載我家二事。其一記寫先兄晴湖家東樓鬼（此樓在兄宅之西，以先世未分家產時，那座樓就在宅子的東邊，所以沿用舊名。）那件事是真的，只是其中的委曲未能詳盡。

此樓建於明朝神宗萬曆四十二年，歲次乙卯，距今已經一百八十四年了。樓上樓下，總共吊死過七人，所以無人敢去住。如果是在晚上不得已打開了東樓，就會有變。那就是風水形家所謂的凶方吧？然而其樓側還有一座小樓，住在裡面的人，子孫蕃衍，這究竟不知是什麼原故？

其一記寫我的兒子汝侏臨歿的故事，也是十得六七，並不完全；唯內容有描寫西商說償還欠債的事，還描寫成野鬼假托以求食。後來我追究窮問其人的姓名、居址、年月與見聞此事的人，每一個都詞窮而去，那是一則假造的內容。

汝侏與債家涉訟之時，刑部曾細細核實其中積欠的數目，都有官方文件紀錄，其中也沒有此條目。而張氏、紀氏為世代姻親，婦女們遞相述說，也不可能沒有纖毫增減吧？

嗟乎！所見的有異詞，說的都不一樣；所聽聞的也有異詞，再說一次也不一樣了！所傳聞的當然更是有異詞了，《魯史》是官方紀載都還不能免了這種訛傳，更何況是稗官小說呢？

他人記寫我家的事，其中有差異的，我自己知之，換成他人，則不能知了。然則我記寫他人家之事，也是據其所聞，輒為之書寫敘述，或虛、或實或有失漏，他人得而知之，內心有何感想？這我也不得而知啊。

劉后村詩曰：「斜陽古柳趙家莊，負鼓盲翁正作場。死後是非誰得管，滿村聽唱蔡中郎。」

昨日以前的文章已成為古文，今日之文字，日後也會成為古代文章，並不是現在才這樣，自古以來就有這種現象，這就是「匪今斯今，振古如茲」了。

寫作為文，寫的人唯有不失忠厚之意，稍存勸世懲戒的宗旨即可。千萬不要顛倒是非如同《碧雲駮》這一類的文字，也不要懷著偏狹之念，為了發洩恩怨如同《周秦行記》，更不必描摹才子佳人如《會真記》、不繪聲繪影的寫情慾如《秘辛》這種書，我希望我寫的這些筆記，不要被君子擯棄就好了。

### 紀汝侏六則

亡兒汝侏出生於乾隆九年，歲次甲子，幼年頗聰慧。讀書不多，就能作八股文了。乾隆三十年，歲次乙酉舉於鄉，考上舉人之後，才始稍稍學習作詩，對於古文還沒有正式入門。

其後又遭逢我從軍西域去，不在家，他自己隨著詩社的才士游學，遂誤從了公安派和竟陵派兩派文體，不再看重古詩樸實之意，獨獨重視虛妄的性

靈之說。後來他到了泰安與朱子穎住在一起，見到了《聊齋志異》的抄本（當時這本書還沒出版。），又誤墮入鬼怪文學的窠臼，竟至沈淪不返，直到他亡故。

他的遺詩遺文，我僅僅交付孫子樹庭等人，要他們存放好父親的手澤，我沒為他的文稿編次。只有他所作的雜記尚未成書，其中寫了些瑣事還可以採用。因此我簡擇數條故事，附錄在這卷灤陽續錄之末紀念他，也不枉費他篝燈呵凍，努力書寫的勞苦。我是憐惜他一歸了公安、竟陵兩派的法，竟是百事無成，徒然以這些無關著述的故事存其名字了。

## 物聚

花隱老人居住在平陵城之東，鵲華橋之西，不知何許人，也從不自道真實的姓名。所居住的地方有亭臺水石，種植花草尤其多。

平時他也不與人交往，然而，若有看花人來了，則他無不歡迎，曳著拄杖，偃偻著身子做前導，手無停指，口無停語，一路介紹花園裡的植物，惟恐人們不知道、沒看清楚。

園子裡各種鮮花種植的很茂盛，到處都有花草，沒有一點空地，殊香異色，紛紛拂拂，一望無際；而園中的蘭、菊與竹，更是天下之奇。

蘭花有紅有素，菊花有墨有綠。又有丹竹，通身純赤，玉竹純白；其他的還有方竹、斑竹、紫竹和百節竹，雖然都不是常見的花草，也都還是經常聽聞的名稱，真是奇異啊！好物之聚於所好，就該當是這樣。

## 怪

士人某，住在岱廟的環詠亭。當時已經深冬季節了，北風甚勁。他擁著火爐夜坐，還是覺得冷不可支，於是息燭就寢。半夜裡醒來，一眼看見窗戶上的承塵，紙破之處有光瀉出。

他心裡覺得怪異，披上衣服靜靜的潛身起床，就著破裂之處審視。竟然看見一個美婦，身長不滿二尺，身上穿著紫衣青衿，腳下著紅鞋，可是纖瘦如指，梳著髻髮，裝扮也是時興的樣子，正在熱火炊飯。灶旁有一個短腳几，几上點亮一盞小小的錫燈，因此他想這一定是狐。他正在凝目細看之間，忽然打了一個噴嚏！

婦人一驚，碰觸短腳几，燈火翻覆，一時都失去了蹤影。

直到天亮後，士人起床去破承塵之處再查看，則見有一個黃泥小灶，光潔異常，灶上有像碗一樣大的鐵釜，飯還沒煮熟；小小的錫燈倒置在短腳几下，油痕狼籍，只是熱火處的紙竟然沒有燃燒起來，這真是怪啊！

## 雙蟒

徂徠山有兩隻巨蟒，形貌也不是真的蟒，那雖是蟒身，可是頭頂上長著像牛角的怪蟒，通身是赤黑色，望之有光。其身長約三四丈，蜿蜒在深澗中。澗底的寬大約一畝，長大約是半里，那是兩山夾住的地方，中間只有一條縫隙，僅僅三尺多。

遊人登上山巔，對著那條縫隙俯窺，就可以看見那兩隻蟒。相傳那兩隻蟒在數百年前出來害過人，被一個異僧禁制在這裡，遂不得出。這深山大澤，也會生出龍蛇，有這種怪蟒也是不奇怪；獨奇怪兩隻巨蟒，在這裡蜷伏數百年，竟然能不饑渴？

## 巨人

泰安韓生，名鳴歧，是舊家子弟，從事醫者的行業。曾經夤夜騎馬去人家瞧病，忽然看見幾步外有一個巨人，身高約十多丈。

韓生素來膽大豪邁，他搖鞚馬轡，逕自通過那個巨人前，直到相去咫尺，靠近了巨人，隨即揮鞭擊之！巨人頓時縮至三四尺，是一個短髮蓬鬆、鬚鬚也蓬鬆的人，狀貌極其醜怪，唇吻像魚離水一樣翕辟，還格格有聲。

韓生下馬，拿著馬鞭追逐他，那個怪物行動緩澀，蹣跚的行走，很窘迫。隨即身體又縮到一尺，但是頭大如甕！那隻怪物身體太小了，好像不勝負載自己的大頭，幾次都差點顛仆倒地。

韓生且行且逐，到了病者家，那隻怪物才不見，也不知是什麼怪物？這個故事是汶陽范灼亭說的。

## 煙戲

乾隆二十三年，歲次戊寅的五月二十八日，五十歲的吳林塘，居住在太平館中。我前往為他祝壽。座客中有個人能作煙戲，年紀約六十多歲，口操南方口音，談吐風雅，說要作煙戲慶賀，卻不知他要怎麼做？

隨即有僕人攜帶巨型菸筒來，菸鍋中大約可以放四兩菸絲。於是那人點火吸了一口，且吸且咽，好一會兒才將煙都吃了下去，他快要吸完之前，要了一隻巨碗，倒滿又濃又苦的茶喝，飲下之後，對主人說：「為您添鶴算，可以嗎？」隨即張口，吐出鶴二隻，飛向屋角！

他徐徐的吐出一圈，大如盤，那雙鶴竟然穿之而過，往來飛舞，好像織布人擲著梭子穿插飛行。而他的喉嚨嘎嘎有聲，竟然吐煙如一線，亭亭直上，頂上漸漸散開，作水波雲狀。

仔細諦視，竟然都是一寸大的小鶴在翩翩飛舞，好一會兒才消失，眾人都是以為是前所未見過的把戲。

隨即他的弟子來了，奉上一大杯酒給主人說：「我的技術不如師傅，也為您小小作劇，表演一下可以嗎？」呼吸之間，有一朵雲縹緲紗縵的在酒筵之前，徐徐結成小樓閣的模樣，雕欄綺窗，歷歷如畫。說：「這是海屋添籌了。」

在座的所有客人都大驚奇！紛紛說，這戲法形容是「指上毫光現出玲瓏塔」來形容，也不為過啊。

以我所見的諸多書籍中，有擲杯化鶴、頃刻開花之類的描述真多，我也不認為那是假的，是後人少見多所怪，但是像這樣的煙戲，如不是我親眼目睹，就是書上寫了，我也不會相信。

第二十四卷  
灤陽續錄六

狐能詩者，見於傳記頗多；狐善畫則不概見。海陽李文硯亭言，順治、康熙間，周處士瑋薄游楚豫。周以畫松名，有士人倩畫書室一壁。松根起於西壁之隅，盤孳夭矯，橫徑北壁，而纖末猶掃及東壁一二尺；覺濃陰入座，長風欲來。置酒邀社友共賞。方攢立壁下指點贊歎，忽一友拊掌絕倒，眾友俄亦哄堂。蓋松下畫一秘戲圖，有大木榻布長簾，一男一婦，裸而好合；流目送盼，媚態宛然。旁二侍婢亦裸立，一揮扇驅蠅，一以兩手承婦枕，防蹂躪墜地。乃士人及婦與媵婢小像也。曄然趨視，眉目逼真，雖僮僕亦辨識其面貌，莫不掩口。士人恚甚，望空指畫詈妖狐。忽簾際大笑曰：「君太傷雅。曩聞周處士畫松，未嘗目睹。昨夕得觀妙跡，坐臥其下不能去，致失避君，未嘗拋磚擲瓦相忤也。君遽毒詈，心實不平，是以與君小作劇。君尚不自反，乖戾如初，行且繪此像於君家白板扉，博途人一粲矣。君其圖之。」蓋士人先一夕設供客具，與奴子秉燭至書

室。突一黑物衝門去，士人知為狐魅，曾訴厲也。眾為慰解，請入座設一虛席於上。不見其形，而語音琅然。行酒至前輒盡，惟不食肴饌。曰：「不如輩四百餘年矣。」灑散，語士人曰：「君太聰明，故往往以氣凌物，此非養德之道，亦非全身之道也。今日之事，幸而遇我，儻遇負氣如君者，則難從此作矣。惟學問變化氣質，願留意焉。」叮嚀鄭重而別。回視所畫，淨如洗矣。次日，書室東壁，忽見設色桃花數枝，襯以青苔碧草，花不甚密，有已開者，有半開者，有已落者，有未落者，有落未至地隨風飛舞者，八九片反側橫斜，勢如飄動，尤非筆墨所能到。上題二句曰：「芳草無行徑，空山正落花。」（編按：此二句，初唐楊師道之詩。）不署姓名。知狐以答昨夕之酒也。後周處士見之歎曰：「都無筆墨之痕。覺吾畫猶努力出稜，有心作態。」

景城北岡有元帝廟，明末所建也。歲久，壁上徵跡隱隱，成峰巒起伏之形，望似遠山籠霧，余幼時尚及見之。廟祝棋道士病其晦昧，使畫工以墨鉤勒，遂似削圓方竹。今廟已圯盡矣。棋道士不知其姓，以癡於象戲，故得此名。或以為齊姓誤也。棋至劣而至好勝，終日丁然不休。對局者或倦求去，至長跪留之。嘗有人指對局者一著，銜之次骨，遂拜綠章，詛其速死。又一少年偶誤一著，道士倖勝，少年欲改著，喧爭不許。少年粗暴，起欲相毆，惟笑而卻避，曰：「任君擊折我肱，終不能謂我今日不勝也。」亦可云癡物矣。

酒有別腸，信然。八九十年來，余所聞者，顧俠君前輩稱第一，繆文子前輩次之；余所見者，先師孫端人先生亦入當時酒社。先生自云：「我去二公中間，猶可著十餘人。」次則陳句山前輩與相敵，然不以酒名。近時路晉清前輩稱第一，吳雲巖前輩亦駸駸爭勝。晉

清曰：「雲巖酒後彌溫克，是即不勝酒力，作意矜持也。」驗之不謬。同年朱竹君學士、周稚圭觀察，皆以酒自雄。雲巖曰：「二公徒豪舉耳。拇陣喧呶，潑酒幾半，使坐而靜酌則敗矣。」驗之亦不謬。後輩則以葛臨溪為第一，不與之酒，從不自呼一杯；與之酒，雖盆盎無難色，長鯨一吸，涓滴不遺。嘗飲余家，與諸桐嶼、吳惠叔等五六人角，至夜漏將闌，眾皆酩酊，或失足顛仆。臨溪一一指揮僮僕扶掖登榻，然後從容登輿去，神志湛然，如未飲者。其僕曰：「吾相隨七八年，從未見其獨酌，亦未見其偶醉也。」惟飲不擇酒，使嘗酒亦不甚知美惡，故其同年以登徒好色戲之。然亦罕有矣。惜不及見顧、繆二前輩，一決勝負也。端人先生恒病余不能飲，曰：「東坡長處，學之可也；何並其短處亦刻畫求似？」及余典試得臨溪，以書報先生。先生覆札曰：「吾再傳有此君，聞之起舞。但終恨君是蜂腰耳。」前輩風流，可云佳話。今老矣，久不預少年文酒

之會，後來居上，又不知為誰？

高官農家畜一牛，其子幼時，日與牛嬉戲，攀角捋尾皆不動。

牛或嗅兒頂，舐兒掌，兒亦不懼。稍長使之牧，兒出即出，兒歸即歸，兒行即行，兒止即止，兒睡則臥於側，有年矣。一日往牧，牛忽狂奔至家，頭頸皆浴血，哮吼以角觸門。兒父出視，即掉頭回舊路，知必有變，盡力追之。至野外，則兒已破顱死；又一人橫臥道左，腹裂腸出，一棗棍棄於地。審視，乃三果莊盜牛者（三果莊，回民所聚，滄州盜藪也。）始知兒為盜殺，牛又觸盜死也。是牛也有人心焉。又西商李盛庭買一馬，極馴良，惟路逢白馬，必立而注視，鞭策不肯前；或望見白馬，必馳而追及，銜勒不能止。後與原主談及，原主曰：「是本白馬所生，時時覓其母也。」是馬也亦有人心焉。

余八歲時，聞保母丁媪言，某家有牯牛，跋不任耕，乃鬻諸比鄰屠肆。其犢甫離乳，視宰割其母，牟牟鳴數日。後見屠者即奔避，奔避不及，則伏地戰慄，若乞命狀。屠者或故逐之，以資笑噓，不以為意也。犢漸長，甚壯健，畏屠者如初。及角既堅利，乃伺屠者側臥凳上，一觸而貫其心，遞馳去。屠者婦大號捕牛。眾憫其為母復仇，故緩追，逸之，竟莫知所往。時丁媪之親串殺人，遇赦獲免，仍與其子同里閭。丁媪故竊舉是事為之憂危，明仇不可狎也。余則取犢有復仇之心，知力弗勝，故匿其鋒，隱忍以求一當。非徒孝也，抑亦智焉。黃帝《巾机銘》曰（机是本字，校者或以為破體俗書，改為機字，反誤。）：「日中必慧（編按：《漢書·賈宜傳》引此句，作；《六韜》引此句，作彗，音義並同。），操刀必割。」言機之不可失也。《越絕書》子貢謂越王曰：「夫有謀人之心，使人知之者，危也。」言機之不可泄也。孫子曰：「善用兵者，閉門如處女，

出門如脫兔。」斯言當矣。

姜慎思言，乾隆己卯夏，有江南舉子，以京師逆旅多湫隘，乃稅西直門外一大家墳院讀書。偶晚涼樹下散步，遇一女子，年十五六，頗白皙。挑與語，不嗔不答，轉牆角自去。夜半睡醒，似門上了鳥微有聲，疑為盜，呼僮不應，自起隔門罅窺之，乃日間所見女子也。知其相就，急啟戶，擁以入。女子自言：「為守墳人女，家酷貧，父母並拙鈍，恒恐嫁為農家婦。頃蒙顧盼，意不自持，故從牆缺至君處。君富貴人，自必有婦，儻能措百金與父母，則為妾媵無悔。父母嗜利，亦必從也。」舉子諾之，遂相繾綣，至雞鳴乃去。自是夜半恒至，妖媚冶蕩，百態橫生。舉子以為巫山洛水不是過也。一夜，來稍遲，舉子自步月候之。乃忽從樹杪飛下。舉子頓悟，曰：「汝毋乃狐耶？」女子殊不自諱，笑而應曰：「初恐君駭怖，故托

虛詞。今情意已深，不妨明告。將來宦游四方，有一隱形隨侍之妾，不煩車馬，不擇居停，不需衣食，晝可攜於懷袖，夜即出而薦枕席，不愈於千金買笑耶？」舉子思之，計良得。自是潛住書室，不待夜度矣。然每至秉燭則外出，夜半乃返；或微露亂釵橫狀。舉子疑之而未決。既而與其變童亂；旋為二僕所窺，亦並與亂。庖人知之，亦續狎焉。一日，晝與變童寢。舉子潛扼殺之，遂現狐形；因埋於牆外。半月後，有老翁詣舉子曰：「吾女托身為君妾，何忽見殺？」舉子憤然曰：「汝知汝女為吾妾，則易言矣。夫兩雄共雌，爭而相戕，是為妒姦，於律當議抵。汝女既為我妾，明知非人而我不改盟，則夫婦之名分定矣。而既淫於他人，又淫於我僕，我為本夫，例得捕姦。殺之，又何罪耶？」翁曰：「然則何不殺君僕？」舉子曰：「汝女死則形見，此則皆人也。手刃四人，而執一死狐為罪案，使汝為刑官，能據以定讞乎？」翁俯首良久，以手拊膝曰：「汝自取

也夫！吾誠不料汝至此。」振衣自去。舉子旋移居準提庵，與慎思鄰房。其變童與狐尤昵，衛主人之太忍，具泄其事於慎思，故得其詳。

吉木薩（烏魯木齊所屬也。）屯兵張鳴鳳調守卡倫（軍營瞭望之名。）與一菜園近。灌園叟年六十餘，每遇風雨，輒借宿於卡倫。一夕，鳴鳳醉以酒而淫之。叟醒大恚，控於營弁。驗所創尚未平。申上官，除鳴鳳糧。時鳴鳳年甫二十，眾以為必無此理；或疑叟或曾竊污鳴鳳，故此相報。然覆鞫兩造，皆不承。咸云怪事。有官奴玉保曰：「是固有之，不為怪也。曩牧馬南山，為射雉者驚，馬逸。懼遭責罰，入深山追覓。倉皇失道，愈轉愈迷，經一晝夜不得出。遙見林內屋角，急往投之；又慮是盜巢，或見戕害，且伏草間覘情狀。良久，有二老翁攜手笑語出，坐盤石上，擁抱偃倚，意殊褻狎。

俄左一翁牽右一翁伏石畔，恣為淫媾。我方以窺見陰私，懼殺我滅口，惴惴蜷縮不敢動。乃彼望見我，了無愧怍，共呼使出，詢問何來；取二餅與食，指歸路曰：『從某處見某樹轉至某處，見深澗沿之行，一日可至家。』又指最高一峰，曰：『此是正南，迷即望此知方向。』又曰：『空山無草，汝馬已饑而自歸。此間熊與狼至多，勿再來也。』比歸家，馬果先返。今張鳴鳳愛六十之叟，非此老翁類乎？」據其所言，天下真有理外事矣。惟二翁不知何許人，遁跡深山，似亦修道之士，何以所為乃如此？《因樹屋書影》記仙人馬繡頭事，稱其比及頑童，云中有真陰可採。是容成術非但御女，兼亦御男？然採及老翁，有何裨益？即修煉果有此法，亦邪師外道而已，上真定無此也。

張助教潛亭言，昔與一友同北上，夜宿逆旅。聞繚繚有聲，或

在窗外，或在室之外間。初以為蟲鼠，不甚訝；後微聞歎息，乃始  
慄然。偵之，無睹也。至紅花埠，偶忘收筆硯，夜分聞有擱筆聲。  
次早，几上有字跡，陰黯慘淡，似有似無。諦審，乃一詩，其詞曰：  
「上巳好鶯花，寒食多風雨。十年汝憶吾，千里吾隨汝。相見不得  
親，悄立自淒楚。野水青茫茫，此別終萬古。」似香魂怨抑之語。  
然潛亭自憶無此人，友自憶亦無此人，不知其何以來也。程魚門曰：  
「君肯誦是詩，定無是事。恐貴友諱言之耳。」眾以為然。

同年胡侍御牧亭，人品孤高，學問文章，亦具有根柢。然性情  
疏闊，絕不解家人生產事。古所謂不知馬幾足者，殆有似之。奴輩  
玩弄如嬰孩。嘗留余及曹慕堂、朱竹君、錢辛楣飯，肉三盤，蔬三  
盤，酒數行耳，聞所費至三四金，他可知也。同年偶談及，相對太  
息。竹君憤尤甚，乃盡發其奸，迫逐之。然結習已深，密相授受，

不數月，仍故轍。其黨類布在士大夫家，為竹君騰謗，反得喜事名。於是人皆坐視，惟以小人有黨，君子無黨，姑自解嘲云爾。後牧亭終以貧困鬱鬱死。死後一日，有舊僕來，哭盡哀，出三十金置几上，跪而祝曰：「主人不迎妻子，惟一身寄居會館，月俸本足以溫飽。徒以我輩剝削，致薪米不給。彼時以京師長隨，連衡成局，有忠於主人者，共排擠之，使無食宿地，故不敢立異同。不虞主人竟以是死。中心愧悔，夜不能眠。今盡獻所積助棺斂，冀少贖地獄罪也。」祝訖自去。滿堂賓客之僕，皆相顧失色。陳裕齋因舉一事曰：「有輕薄子見少婦獨哭新墳下，走往挑之。少婦正色曰：『實不相欺，我狐女也。墓中人耽我之色，至病瘵而亡。吾感其多情，而愧其由我而殞命，已自誓於神，此生決不再偶。爾無妄念，徒取禍也。』」此僕其類此狐歟？」然余謂終賢於掉頭竟去者。

田侯松巖言，幼時居易州之神石莊（土人云，本名神子莊，以嘗出一神童故也。後有三巨石隕於莊北，如春秋宋國之事，故改今名。在易州西南二十餘里。），偶與僮輩嬉戲馬廐中，見煮豆之鍋，凸起鐵泡十數，並形狹而長。僮輩以石破其一，中有蟲長半寸餘，形如柳蠹，色微紅，惟四短足與其首皆作黑色，而油然有光。取出，猶蠕蠕能動。因一一破視，一泡一蟲，狀皆如一。又言，頭等待衛常君青（此又別一常君，與常大宗伯同名。），乾隆癸酉戍守西域，卓帳南山之下（塞外山脈自西南趨東北，西域三十六國，夾之以居，在山南者呼曰「北山」，在山北者呼曰「南山」，其實一山也。）。山半有飛瀑二丈餘，其泉甚甘。會冬月冰結，取水於河，其水湍悍而性冷，食之病人。不得已，仍鑿瀑泉之冰。水竅甫通，即有無數冰丸隨而湧出，形皆如橄欖。破之，中有白蟲如蠶，其口與足則深紅，殆所謂冰蠶者歟？與鐵中之蟲，鍛而不死，均可謂異聞矣。然

天地之氣，一動一靜，互為其根。極陽之內必伏陰，極陰之內必伏陽。八卦之對待，坎以二陰包一陽，離以二陽包一陰。六十四卦之流行，陽極於乾，即一陰生，下而為姤；陰極於坤，即一陽生，下而為復。其靜也伏斯斂，斂斯鬱焉；其動也鬱斯蒸，蒸斯化焉。至於化則生，生不已矣。特沖和之氣，其生有常；偏勝之氣，其生不測。沖和之氣，無地不生；偏勝之氣，或生或不生耳。故沸鼎炎燄，寒泉涸結，其中皆可以生蟲也。崔豹《古今注》載，火鼠生炎洲火中，績其毛為布，入火不燃。今洋舶多有之。先兄晴湖蓄數尺，余嘗試之。又《神異經》載，冰鼠生北海冰中，穴冰而居，齧冰而食，歲久大如象，冰破即死。歐羅巴人曾見之。謝梅莊前輩戍烏里雅蘇臺時，亦曾見之。是獸且生於火與冰矣。其事似異，實則常理也。

數皆前定，故鬼神可以前知。然有其事尚未發萌，其人尚未舉

念，又非吉凶禍福之所關，因果報應之所繫，遊戲瑣屑至不足道，斷非冥籍所能預注者，而亦往往能前知。乾隆庚寅，有翰林偶遇乩仙，因問宦途。乩判一詩，曰：「春風一笑手扶筇，桃李花開潑眼濃。好是尋香雙蛺蝶，粉牆纔過巧相逢。」茫不省為何語。俄御試翰林，以編修改知縣。眾謂次句隱用河陽一縣花事，可云有驗。然其餘究不能明。比同年往慰，司閻者扶杖蹙蹙出。蓋朝官僕隸，視外吏如天上人。司閻者得主人外轉信，方立堦上，喜而躍曰：「吾今日登仙矣！」不虞失足，遂損其脛，故杖而行也。數日後，微聞一日遣二僕，而罪狀不明。旋有泄其事者曰：「二僕皆謀為司閻，而無如先已有跛者。乃各因飾其婦，俟主人燕息，誘而蠱之。至夕，一婦私具餅餌，一婦私煎茶，皆暗中摸索至書齋廊下。猝然相觸，所齎俱傾，愧不自容；轉怒而相詬。主人不欲深究，故善遣去。」於是詩首句三四句並驗。此乩可謂靈鬼矣。然何以能前知此等事，

終無理可推也。（馬夫人僱一鍼線人，曾在是家，云二僕謀奪司閹則有之，初無自獻其婦意，乃私謀於一點僕，黠僕為畫此策，均與約：「是日有暇，可乘隙以進。」而不使相知。故致兩敗。一僕逐後，黠僕又黨附於跛者，邀游妓館，跛者知其有伏機，陽使先往待，而陰告主人往捕，故黠僕亦敗。嗟乎！一州縣官司閹耳，而此四人者，互相傾軋，至輾轉多方而不已。黃雀螳螂之喻，茲其明驗矣。附記之以著世情之險。）

余官兵部尚書時，往良鄉送征湖北兵，小憩長新店旅舍。見壁上有《歸雁詩》二首，其一曰：「料峭西風雁字斜，深秋又送汝還家。可憐飛到無多日，二月仍來看杏花。」其二曰：「水闊雲深伴侶稀，蕭條只與燕同歸。惟嫌來歲烏衣巷，卻向雕樑各自飛。」末題「晴湖」二字，是先兄字也。然語意筆跡，皆不似先兄，當別一人。

或曰：「有鄭君名鴻撰，亦字晴湖。」

偶見田侯松巖持畫扇，筆墨秀潤，大似衡山。云其親串德君芝麓所作也。上有一詩曰：「野水平沙落日遙，半山紅樹影蕭條。酒樓人倚孤樽坐，看我騎驢過板橋。」風味儻然，有塵外之致。復有德君題語，云是卓悟庵作，畫即畫此詩意。故並錄此詩，殆亦愛其語也。田侯云，悟庵名卓禮圖，然不能詳其始末。大抵沈於下僚者，遙情高韻，而名氏翳如。錄而存之，亦郭恕先之遠山數角耳。

古人祠宇，俎豆一方，使後人挹想風規，生其效法，是即維風勵俗之教也。其間精靈常在，胙鬻如聞者，所在多有；依托假借，憑以獵取血食者，間亦有之。相傳有士人宿陳留一村中，因溽暑散步野外。黃昏後，冥色蒼茫，忽遇一人相揖。俱坐老樹之下，叩其

鄉里名姓，其人云：「君勿相驚，僕即蔡中郎也。祠墓雖存，享祀多缺；又生叨士流，歿不欲求食於俗輩。以君氣類，故敢布下忱。明日賜一野祭可乎？」士人故雅量，亦不恐怖，因詢以漢末事。依違酬答，多羅貫中《三國演義》中語，已竊疑之；及詢其生平始末，則所述事跡與高則誠《琵琶記》纖悉曲折，一一皆同。因笑語之曰：「資斧匱乏，實無以享君，君宜別求有力者。惟一語囑君，自今以往，似宜求《後漢書》、《三國志》、中郎文集稍稍一觀，於求食之道更近耳。」其人面赧徹耳，躍起現鬼形去。是影射斂財之術，鬼亦能之矣。

梁豁堂言，有客游粵東者，婦死，寄柩於山寺。夜夢婦曰：「寺有厲鬼，伽藍神弗能制也。凡寄柩僧寮者，男率為所役，女率為所污。吾力拒，弗能免也，君盍訟於神？」醒而憶之了了，乃炷香祝

曰：「我夢如是，其春睡迷離耶？意想所造耶？抑汝真有靈耶？果有靈，當三夕來告我。」已而再夕，夢皆然。乃牒訴於城隍。數日無睬響。一夕，夢婦來曰：「訟若得直，則伽藍為失糾舉，山神社公為失約束，於陰律皆獲譴。故城隍躊躇未能理。君盍再具牒，稱將詣江西，訴於正乙真人，則城隍必有處置矣。」如所言，具牒投之。數日，又夢婦來，曰：「昨城隍召我，諭曰：『此鬼原居此室中，是汝侵彼，非彼攝汝也。男女共居一室，其僕隸往來，形跡嫌疑，或所不免。汝訴亦不為無因。今為汝重答其僕隸，已足謝汝，何必堅執姦污，自博不貞之名乎？從來有事不如化無事，大事不如化小事，汝速令汝夫移柩去，則此案結矣。』再四思之，凡事可已則已，何必定與神道爭，反激意外之患？君即移我去可也。」問：「城隍既不肯理，何欲訴天師，即作是調停？」曰：「天師雖不治幽冥，然遇有控訴，可以奏章於上帝，諸神弗能阻也。城隍亦恐激意外患，

故委曲消弭，使兩造均可以已耳。」語訖，鄭重而去。其夫移柩於他所，遂不復夢。此鬼苟能自救，即無多求，亦可云解事矣。然城隍既為明神，所司何事？毋乃聰明而不正直乎？且養癰不治，終有釀為大獄時；並所謂聰明者，毋乃亦通蔽各半乎？

田白巖言：「濟南朱子青與一狐友，但聞聲而不見形。亦時預文酒之會，詞辯縱橫，莫能屈也。一日，有請見其形者，狐曰：『欲見吾真形耶？真形安可使君見；欲見吾幻形耶？是形既幻，與不見同，又何必見。』眾固請之，狐曰：『君等意中，覺吾形何似？』一人曰：『當龐眉皓首。』應聲即現一老人形。又一人曰：『當仙風道骨。』應聲即現一道士形。又一人曰：『當星冠羽衣。』應聲即現一仙官形。又一人曰：『當貌如童顏。』應聲即現一嬰兒形。又一人戲曰：『《莊子》言姑射神人，綽約若處子，君亦當如是。』

即應聲現一美人形。又一人曰：『應聲而變，是皆幻耳，究欲一睹真形。』狐曰：『天下之大，孰肯以真形示人者，而欲我獨示真形乎？』大笑而去。一子青曰：「此狐自稱七百歲，蓋閱歷深矣。」

舅氏實齋安公曰：「講學家例言無鬼。鬼吾未見，鬼語則吾親聞之。雍正壬子鄉試，返宿白溝河。屋三楹，余住西間，先一南士住東間。交相問訊，因沽酒夜談。南士稱：『與一友為總角交，其家酷貧，亦時周以錢粟。後北上公車，適余在某巨公家司筆墨，憫其飄泊，邀與同居，遂漸為主人所賞識。乃據余家事，潛造蜚語，擠余出而據余館。今將托鉢山東，天下豈有此無良人耶？』方相與太息，忽窗外嗚嗚有泣聲，良久語曰：『爾尚責人無良耶？爾家本有婦，見我在門前買花粉，詭言未娶，誑我父母，贅爾于家，爾無良否耶？我父母患疫，先後歿，別無親屬，爾據其宅，收其資，而

棺衾祭葬俱草草，與死一奴婢同，爾無良否耶？爾婦附糧艘尋至，入門與爾相詬厲，即欲逐我，既而知原是我家，爾衣食於我，乃暫容留，爾巧說百端，降我為妾，我苟求寧靜，忍淚曲從，爾無良否耶？既據我宅，索我供給，又虐使我，呼我小名，動使伏地受杖，爾反代彼撒我項背，按我手足，叱我勿轉側，爾無良否耶？越年餘，我財產衣飾剝削並盡，乃鬻我於西商，來相我時，我不肯出，又痛捶我，致我途窮自盡，爾無良否耶？我歿後不與一柳棺，不與一紙錢，復褫我敝衣，僅存一褲，裹以蘆席，葬叢塚，爾無良否耶？吾訴於神明，今來取爾！爾尚責人無良耶！』其聲哀厲，僮僕並聞。南士驚怖瑟縮，莫措一詞，遽噉然仆地。余慮或牽涉，未曉即行，不知其後如何，諒無生理矣。」因果分明，了然有據，但不知講學家見之，又作何遁詞耳。

張浮槎《秋坪新語》載余家二事。其一記先兄晴湖家東樓鬼（此樓在兄宅之西，以先世未析產時，樓在宅之東，故沿其舊名。）其事不虛，但委曲未詳耳。此樓建於明萬曆乙卯，距今百八十四年矣。樓上樓下，凡縊死七人，故無敢居者。是夕不得已開之，遂有是變。殆形家所謂凶方歟？然其側一小樓，居者子孫蕃衍，究莫明其故也。其一記余子汝佶臨歿事，亦十得六七；惟作西商語索逋事，則野鬼假托以求食。後窮詰其姓名、居址、年月與見聞此事之人，乃詞窮而去。汝佶與債家涉訟時，刑部曾細核其積逋數目，具有案牘，亦無此條。蓋張氏、紀氏為世姻，婦女遞相述說，不能無纖毫增減也。嗟乎！所見異詞，所聞異詞，所傳聞異詞，《魯史》且然，況稗官小說？他人記吾家之事，其異同吾知之，他人不能知也。然則吾記他人家之事，據其所聞，輒為敘述，或虛或實或漏，他人得而知之，吾亦不得知也。劉后村（編按：劉后村詩，一作陸游詩。）

詩曰：「斜陽古柳趙家莊，負鼓盲翁正作場。死後是非誰得管，滿村聽唱蔡中郎。」匪今斯今，振古如茲矣。惟不失忠厚之意，稍存勸懲之旨，不顛倒是非如《碧雲騷》，不懷挾恩怨如《周秦行記》，不描摹才子佳人如《會真記》，不繪畫橫陳如《秘辛》，冀不見擯於君子云爾。

紀汝侏六則

亡兒汝侏以乾隆甲子生，幼頗聰慧。讀書未多，即能作八比。乙酉舉於鄉，始稍稍治詩，古文尚未識門徑也。會余從軍西域，乃自從詩社才士游，遂誤從公安、竟陵兩派入。後依朱子穎於泰安，見《聊齋志異》抄本（時是書尚未刻。），又誤墮其窠臼，竟沈淪不返，以訖於亡故。其遺詩遺文，僅付孫樹庭等存乃父手澤，余未一為編次也。惟所作雜記，尚未成書，其間瑣事，時或可採。因為簡擇數條，附此錄之末，以不沒其篝燈呵凍之勞。又惜其一歸彼法，百事無成，徒以此無關著述之詞，存其名字也。

花隱老人居平陵城之東，鵲華橋之西，不知何許人，亦不自道真姓字。所居有亭臺水石，而蒔花尤多。居常不與人交接，然有看花人來，則無弗納。曳杖偃僂前導，手無停指，口無停語，惟恐人之不及知、不及見也。園無隙地，殊香異色，紛紛拂拂，一往無際；

而蘭與菊與竹，尤擅天下之奇。蘭有紅有素，菊有墨有綠。又有丹竹純赤，玉竹純白；其他若方若斑若紫若百節，雖非目所習見，尚為耳所習聞也。異哉，物之聚於所好，固如是哉！

士人某，寓岱廟之環詠亭。時已深冬，北風甚勁。擁爐夜坐，冷不可支，乃息燭就寢。既覺，見承塵紙破處有光。異之，披衣潛起，就破處審視。見一美婦，長不滿二尺，紫衣青衿，著紅履，纖瘦如指，髻作時世妝，方爇火炊飯。灶旁一短足几，几上錫槃熒然。因念此必狐也。正凝視間，忽然一嚏。婦驚，觸几燈覆，遂無所見。曉起，破承塵視之。黃泥小灶，光潔異常；鐵釜大如碗，飯猶未熟也；小錫槃倒置几下，油痕狼籍，惟爇火處紙不燃，殊可怪耳。

徂徠山有巨蟒二，形不類蟒，頂有角如牛，赤黑色，望之有光。

其身長約三四丈，蜿蜒深澗中。澗廣可一畝，長可半里，兩山夾之，中一隙僅三尺許。遊人登其巔，對隙俯窺，則鱗可見。相傳數百年前頗為人害，有異僧禁制，遂不得出。夫深山大澤，實生龍蛇，似此亦無足怪；獨怪其蟄伏數百年，而能不饑渴也。

泰安韓生，名鳴歧，舊家子，業醫。嘗夤夜騎馬赴人家，忽見數武之外有巨人，長十餘丈。生膽素豪，搖鞚逕過，相去咫尺，即揮鞭擊之。頓縮至三四尺，短髮鬚髻，狀極醜怪，唇吻翕辟，格格有聲。生下馬執鞭逐之，其行緩澀，蹣跚地上，意頗窘。既而身縮至一尺，而首大如甕，似不勝載，殆欲顛仆。生且行且逐，至病者家，乃不見。不知何怪也。汶陽范灼亭說。

戊寅五月二十八日，吳林塘年五旬時，居太平館中。余往為壽。

座客有能為煙戲者，年約六十餘，口操南音，談吐風雅，不知其何以戲也。俄有僕攜巨煙筒來，中可受煙四兩。爇火吸之，且吸且咽，食頃方盡，索巨碗瀹苦茗，飲訖，謂主人曰：「為君添鶴算，可乎？」即張吻吐鶴二隻，飛向屋角；徐吐一圈，大如盤，雙鶴穿之而過，往來飛舞，如擲梭然。既而嘎喉有聲，吐煙如一線，亭亭直上，散作水波雲狀。諦視，皆寸許小鶴，翩翩左右，移時方滅。眾皆以為目所未睹也。俄其弟子繼至，奉一觴與主人曰：「吾技不如師，為君小作劇可乎？」呼吸間，有朵雲縹緲筵前，徐結成小樓閣，雕欄綺窗，歷歷如畫。曰：「此海屋添籌也。」諸客復大驚，以為指上毫光現玲瓏塔，亦無以喻是矣。以余所見諸說部，如擲杯化鶴、頃刻開花之類，不可殫述，毋亦實有其事，後之人少所見多所怪乎？如此事非余目睹，亦終不信也。

豫南李某，酷好馬。嘗於遵化牛市中見一馬，通體如墨，映日有光，而腹毛則白於霜雪，所謂烏雲托月者也。高六尺餘，驥尾鬣然，足生爪，長寸許，雙目瑩澈如水精，其氣昂昂如雞群之鶴。李以百金得之，愛其神駿，芻秣必身親。然性至犇劣，每覆障泥，須施絆鎖，有力者數人左右把持，然後可乘。按轡徐行，不覺其駛，而瞬息已百里。有一處去家五日程，午初就道，比至，則日未銜山也。以此愈愛之。而畏其難控，亦不敢數乘。一日，有偉丈夫碧眼虬髯，款門求見，自云能教此馬。引就櫪下，馬一見即長鳴。此人以掌擊左右肋，始弭耳不動。乃牽就空屋中，闔戶與馬盤旋。李自隙窺之，見其手提馬耳，喃喃似有所云，馬似首肯。徐又提耳喃喃如前，馬亦似首肯。李大驚異，以為真能通馬語也。少間，啟戶，引韁授李，馬已汗如濡矣。臨行謂李曰：「此馬能擇主，亦甚可喜。然其性未定，恐或傷人；今則可以無慮矣。」馬自是馴良，經二十

餘載，骨幹如初。後李至九十餘而終，馬忽逸去，莫知所往。



經典古籍新編